

权力、反抗与悲剧

——微观权力理论视域下的《奇境》

王 静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摘 要]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欧茨在其代表作《奇境》中描绘了一幅众生受难图,而究其受难之原因则源自无所不在的权力运作。文章从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入手,从权力的规训场所、技术、工具三个方面分析权力对小说中个体的控制和操纵;继而分析在这种权力规训下个体的驯服与反抗,以及在反抗中个体展现出超乎常态的激情、生命活力与悲剧精神。

[关键词] 权力; 反抗; 悲剧; 《奇境》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3-0110-05

2010年美国奥巴马总统将“国家艺术及人文奖”颁发给“对美国人民更深刻地认识人文做出杰出贡献”的20位艺术家,这其中之一就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①。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曾这样评价欧茨:“如果‘女文人’这一说法存在的话,那么在这个国家,她最配得上这一称号。”^[1]《奇境》(Wonderland, 1971)为欧茨第5部长篇小说,也是其重要代表作。欧茨曾将其称为自己“最具野心的小说”,并“差点使自己深陷了进去”。评论家约翰逊·格里格将其评为欧茨“最离奇,也最引人入胜的小说”^[2]。同时,《奇境》也是欧茨创作过程中的分水岭,不仅标志着欧茨创作手法逐渐走向形式上的创新,同时也标志着她创作思想的决定性改变:随着《奇境》的问世,欧茨“结束了人生的一个阶段”,她“想达到一个更富表现力的道德境界,不仅是戏剧化地呈现一些噩梦似的问题,而是努力展现一些超越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3]

在这部小说中,欧茨以主人公杰西的坎坷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小男孩遭遇家庭剧变,从孤儿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坎坷经历。然而,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其内心的孤独,他“总也无法超越自己有限和断裂的人生境遇。任何事情,包括身份的改变和爱情都无法使他感到自己的个性正在不断变得坚强”。《奇境》中充满了“人性为了挣脱美国社会

的残酷所进行的艰苦奋斗”^{[4]143}。欧茨用凝重的笔调描写人物随着事业的成功,苦闷和烦恼却与日俱增。主人公杰西“在生活这片泥沼中不断挣扎,在这一过程中他不停地在寻找自我、发展自我。他的悲剧在于外在环境的制约,并因此而感觉不到任何其他的选择。”^{[4]145}环境对杰西的限制与约束如同天罗地网般使他无所逃逸,在这罗网的束缚中,杰西逐渐丧失了自我。此外,欧茨对次要人物譬如彼得森太太及女儿希尔达的刻画也是充满同情,她们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禁锢和毁灭。那么,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他们悲惨的结局?本文拟从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入手,探讨美国社会对诸如杰西、彼得森太太和希尔达这类个体的权力运作;从权力的规训场所、技术和工具三个方面分析权力对个体的控制和操纵;继而分析在这种权力规训下个体的驯服与反抗,以及在反抗中个体展现出超乎常态的激情与生命活力。文章旨在通过剖析彼得森一家在权力制约下自我丧失的悲哀,但个体在挣脱权力束缚过程中迸发的激情展现了极强的悲剧精神,而这也正是欧茨小说打动人心的地方。

一 “圆形监狱”:权力运作的场所

法国后结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微观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复杂的力量关系网,“权力无所不在……权力永

[收稿日期] 2012-03-16

[基金项目] 江苏省2011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权力规训与反抗——欧茨社会悲剧小说与悲剧意识研究”资助(编号:CXZZ11_0076)

[作者简介] 王静(1985-),女,江苏淮安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远存在于关系中,也可以说,权力永远是关系中的权力。”^[5]在对权力机制的分析中,影响最大的是福柯提出的规训权力。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其作了较好的解释:它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通过诸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手段来制造出驯服的肉体。而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所设计的“圆形监狱”^②(Panopticon)——一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最能体现这种规训权力机制^{[6]230}。这是一种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内部被隔成许多单人小囚室。塔内的一切包括窗户、窗帘的设计都让瞭望塔里的监视者可随时掌握囚室里犯人的一举一动。“在环形边缘,人被彻底观看,但他自己却看不到;在中心了望塔,人能观看一切,却不会被看到”^{[6]226}。这种监狱独特的透明化结构可以保证对犯人时时刻刻地进行全景监视,并在无需使用暴力的情况下,使犯人自觉地接受道德改造。在福柯眼里,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一座“巨型的监狱”,一架控制身体的“规训机器”^[5]。

《奇境》中描绘的美国现代社会可谓福柯所说的监狱式现代社会的文学翻版,在这样的社会中,规训权力无时不在运作并规范着社会 and 个人的生活。小说主人公杰西一生中陷于各种各样的“监狱”:形同囹圄的外祖父那封闭农场,少年收容所,彼得森医生之家以及随后进入的冷漠无情、将人机械化的医学界。在众多环境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数在彼得森医生那看似富足幸福、实则冰冷阴森的几年“牢狱”生活。欧茨对彼得森医生之家的描述可谓独具匠心。从外表上看,这是“一座用一种深灰色石头建的高大的三层楼房。有许多窗框漆成白色的窗户。”“深灰色”和“白色”两个色调的使用给房子蒙上了一层压抑、窒息的色彩,而众多的“窗户”则象征着“权力的眼睛”可以对家庭中的每一成员进行窥视。“房子正面,有两根高高的柱子,用很沉的木料做的大门;就在台阶的前面,有两个石头的动物——也许是狮子吧——它们好象在守卫着这幢宁静的房子……房子和它的大草坪四周,围着齐腰高的、顶端是叶子形状的铁栅栏。”^{[7]92}门口充当守卫的两个“石头动物”和“铁栅栏”象征着隔离与封闭。这是福柯所描述的“圆形监狱”的现实翻版,它不仅暗示了彼得森一家被隔绝、压抑、孤立的生活状态,也隐喻了每个现代人无法逃逸的、苦闷的精神世界。此外,彼得森太太整日忙于家务、深居简出,女儿希尔达不喜外出,儿子弗雷德里奇更是全然深陷音乐之中,三人的与外界隔绝使得这座屋子看上去更像

是一座监狱。正是在这样的监狱内,杰西、彼得森太太以及彼得森的两个儿女成了不折不扣的囚犯,变成了被权力规训的对象。而被规训对象最终被驯服得益于作为规训技术的注视和作为规训工具的时间表两者的综合运用。

二 注视:权力规训的技术

社会规训所实施的全景监视是“无声的,神秘的,不易察觉的”,它犹如一双无形的眼睛“不分轩輊地盯着所有公民”。在这种时时刻刻的注视中,福柯认为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6]316}可以说,注视是权力得以实施的规训技术。

在现代社会,由于权力的无所不在,注视的眼睛也遍布四周。不管杰西所做何事,总是处于被注视的状态中,就连他在桥上发呆,也都会引来路人好奇的目光。这种注视伴随着杰西的成长,使他厌恶:

“他总是得在别人的眼下生活,那些眼睛的力量一直潜入他心底,尽管他不喜欢它们,而且完全是存心不喜欢它们,但它们无形中成为他头脑里的压力,一种他憎恶的压力。”^{[7]204}

陌生人的注视所构成的网络其实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取向、审美倾向以及善恶是非观等等,这种网络投射在个体身上就产生了极强的规训权力,迫使每个人都遵循社会基本准则。这种权力制约着个体的一举一动,在个体脑海中形成无形的压力,难怪杰西莫名地憎恶“那些眼睛”。然而,对杰西最深入、最全方位的注视来自于彼得森医生。杰西第一次在少年收容所里见到前来领养他的彼得森医生时,就被他那注视看得如芒刺背,动弹不得。彼得森医生“两眼目光锐利”,用“象那精瘦的猛兽的眼睛”朝杰西微笑着,

“仿佛从老远的地方注视着他似的。他需要一架望远镜来检查我,杰西愚蠢地想道。他的脸由于那令人生畏的微笑而扭曲了,这微笑是他一直带到这次会面中来的,但是他不能不笑,没有东西能代替这种微笑。”^{[7]88}

杰西出生于社会底层,其生父因不堪生活的重负,枪杀了再度怀孕的妻子和几个孩子。幸免于难的杰西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至亲,之后辗转于外祖父的农场与收容所。他的不幸与颠沛流离可以说是1939年经济危机之后贫苦底层大众的化身。而彼得森医生作为知名的外科医生,拥有财富、声誉和地位,是上流社会的代表。因此,彼得森医生此刻对杰西的注视中蕴含着权力,这是权力的眼睛透过彼

得森医生的目光对杰西举止的审查,也是上流社会道德规范对下层百姓行为举止的审视。它在无声中使杰西如芒刺背,急于进行自我审查、调整自己的言行以符合权力的要求。他“以一种不自然的笔直姿势坐着”,同时面对肥胖的彼得森医生,他“觉出自己现在很瘦”^{[7]88}。王岳川教授认为,注视是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8]。彼得森医生对杰西的注视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在,随处可见,就连天上的云朵,也仿佛彼得森医生的面孔,一路注视着杰西的举动:“它的样子象一张脸,五官粗犷……上面有眼睛,模糊的鼻子,以及嘴巴的轮廓。”^{[7]225}无形中,彼得森医生已化身为权力,通过注视无声地对杰西的行为举止进行着规训。

三 时间表:权力规训的工具

福柯认为,现代医生掌握着控制和规训的权力,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是“父亲和法官”,“代表着家庭和法律”;他们的职业是“对秩序、权威和惩罚的古老仪式的一个补充”;他们的工作任务是负责监督混乱和“危险的情况”,维护公共卫生事业,即“在街上、在工厂里、在家庭中……发挥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9]56-63}。彼得森医生正是在家庭生活中发挥了其“秩序维护者”的作用,作为“圆形监狱”监视机制在家庭中的最高执行者,他无时无刻不将自己的意识通过权力的倾泻强加于其子女及妻子身上,而对他们的规训,彼得森医生使用了在福柯看来“一项古老的遗产”——时间表。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单独辟出一节对时间表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时间表并不是“一般的活动框架,而是一种从外面施加的集体的和强制性的节奏”。它是一种“程序”。它的原则是“禁止游惰”,因为浪费时间“既是一种道德犯罪又是一种经济欺诈”^{[9]169-171}。因此,时间表中其实隐含着权力施予者对被规训者的道德教诲及权力规训。

彼得森医生是尼采“超人”学说的忠实追随者,他坚信自己的命运就是“取代上帝”。而要成为“超人”,必须“不断地使自己经受考验”。抓紧时间,“甚至连休息一下也不成”。而这也正“是一个超人的命运”^{[7]142}。彼得森医生不仅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时间表,也给家里每个人制订了严格的作息制度,以保证每项活动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早上七点钟起床,七点半吃早餐,如果有人胆敢迟到,彼得森医生只需皱下眉头就会令所有人胆战心惊。而在吃早餐时,彼得森医生就开始问每个人他的“全天计划”,询问他们每个人“大体上想要怎么过——

他们有些什么打算?他们想完成什么?”而在吃午饭的时候,每个人又会受到盘问,问早上是怎么过的。最后到晚餐时,早餐时制定的“全天计划”又会受到“他们实际成就的检验”^{[7]106}。医生会轮流盘问每一个人他们一天的所作所为,有了什么“进步”,有了什么“发现”。可以说,通过精细严格的时间划分和事无巨细的盘问,彼得森医生强迫家里的每一成员充分利用——或者说是“榨取”时间,强化对每一时刻的使用。

福柯说:“时间单位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项运作,至少可以根据一种最佳速度来调节运作。”^{[9]174}彼得森一家在精心安排的时间表的禁锢下,为了应对彼得森医生的盘问,每个人都被迫如陀螺般高速运作。彼得森医生的“超人”观念化身为权力,在无形的时间划分中对每个人进行了规训。由于盘问都是在用餐时进行,因此餐桌成了权力实施的场所与隐喻,难怪乎杰西“一看见这张餐桌,他的心跳就加快了”。餐桌也成为杰西的梦魇,在他的想象中,“彼得森一家人都坐在餐厅的桌子旁”,“他们永远那么坐着,永远坐在那张永恒的、巨大的餐桌旁;在他的睡梦中,他总是看见,在餐桌的正中席位上,庄重地坐着彼得森医生,他公正,耐心。”^{[7]106}彼得森医生位于餐桌的正中,处于发号施令、施诸权力的位置,而其他所有人只能处于权力的规训下,自我规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是,诚如福柯所言,被时间表所规训的肉体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9]175}彼得森一家尽管有如机器般高速、高效、有条不紊地运作着,但每个人都丧失了活力,苍白无力、形容枯槁,变成了徒具人体外壳的机器人。

四 权力运作下的驯服、反抗与悲剧

彼得森医生通过无时无刻不在的注视、给家庭成员制定精细的作息时间表对其进行权力的渗透扭曲了他们的个性和自我。在他的规训下,彼得森一家都成了行尸走肉般的机械人,每天按照固定的程序活动,甚至连吃饭也仿佛为了完成某种程序。

“嘴巴动着,牙齿不停地磨着……嘴唇分开,嘴巴张开,东西塞进张开的嘴,然后嘴巴开始发挥它那历史悠久的本能,原始的本能。食物被粘湿,磨成浆状,咽下。”^{[7]166}

彼得森一家在权力的规训下独立人格、自我遭

到毁灭,变成行尸走肉,这无疑构成了悲剧的前提。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在《论悲剧》中说道:

“但凡被称之为悲剧的必然被包涵于价值以及价值之间关系的范畴之内……客体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悲剧特性在于价值的互相作用。具体说来,悲剧的产生在于某些价值的毁灭。对于人类而言,并非其生命和存在的消失才可称为悲剧,一个计划、一种欲望、一件物品、一种信念的毁灭都可称为悲剧。”^[10]

彼得森一家虽未遭到肉体上的毁灭,但内心独立人格的丧失无异于精神的死亡,这构成了悲剧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悲剧”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所言的“悲惨”,而是一种以崇高为核心的美学“悲剧”。杰西、希尔达与彼得森太太内心最珍贵希望的破灭构成了悲剧的前提,但他们对权力的反抗才真正谱写了悲剧,展露出震撼人心的悲剧精神。

“规训社会”并不等同于“驯顺社会”^[11]。尽管规训权力无孔不入,无比强大,但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各种反抗。福柯说,反抗与权力如双胞胎一样是共生的,“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6]47}。尽管个体“可能是权力关系产生作用的结果”,但并不是“任由权力塑造和摆布的无助的对象,而是被政府的权力和规范性实践建构为主体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回应或者抵制这些实践。”^[12]

杰西在彼得森医生权力的规训之下,变得日益驯服听话,但内心深处却仍然保留些许独立的自我。面对从小被调教规训得丧失行为能力的“天才”希尔达,杰西不由自主地在内心发问:“什么是怪人呢?”推及到自己,杰西更是自问他“自己是不是正在变成一个怪人?”^{[7]193}杰西的质疑反映了他独立的思考与留存的自我意识,正因如此他才刻意地与彼得森医生拉开距离,而与向往自由、渴望独立的彼得森太太在心灵上更为亲近。最终,当彼得森太太执意离家出走时,杰西那具有独立人格的自我与权力规训下驯服的自我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斗,最终同意协助母亲出走,也因此对彼得森医生的权力进行了最猛烈的反抗。

除了主人公杰西的反抗之外,欧茨在小说中还重点描述了两位女性在权力机制中的反抗。虽然欧茨一直坚称自己并非是位“女性主义者”,但《奇境》中这两位女性对规训权力的反抗似乎也在有意回应当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国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

在父亲权力的规训下,看似乖顺的希尔达内心

自我意识在萌发,她感觉到“那隐藏得最深的自我将要爆炸”^{[7]172}。挣脱束缚、逃离权力的欲望诱使她有一次把一只玻璃杯敲破,包在毛巾里,企图把玻璃碾碎后放进父亲的食物,害死他。有时希尔达在父亲的重压下也曾祈祷父亲立即死去。在父亲不顾她的紧张将她带去参加医学测试后,希尔达对父亲的反抗终于爆发了出来,她冲着父亲尖叫:“你想把我塞进你的嘴里去!我知道!你想把我搓成一颗丸子扑嗒一声把我丢进你的嘴里去,返回到我来的地方!你想把我们大家都吃掉!”^{[7]186}希尔达对父亲的指责看似神经错乱、荒诞不经,却点出了彼得森医生庞大的野心和控制欲这一本质。

如果说希尔达的反抗仅限于内心的些许挣扎,那么彼得森太太的反抗则更大胆、更具行动性。和彼得森医生一起生活的几十年使她感受窒息和压力,她的内心迫切想改变这种受压制的苦闷生活,逃离权力的压制。她背地里酗酒,喝得酩酊大醉,藉此麻醉自己。最终她感到自我麻醉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离开彼得森医生才能真正地实现自我解放。她向杰西倾诉:

“男人全不理解我,他们不懂得我是个人,我是……我是玛丽·谢勒……现在我还是玛丽·谢勒。”她哭了起来。“我要重新做玛丽·谢勒,做个姑娘,我要……我要恢复本来面目……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一身肥肉,那已经过去了的岁月……已经过去了那么些年……我想,再不离开他,我会发疯,我会死的……”^{[7]221}

从彼得森太太恢复到玛丽·谢勒,她所渴望的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而是其身份的转变:远离彼得森医生,找寻自我。于是她精心策划了逃跑计划,央求杰西开车载她离家出走。然而不幸的是,当她真正离开家,离开象征自我价值的食物后,彼得森太太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在做姑娘的时候她依赖的是父亲,婚后又囿于丈夫的规训受禁于家中。她已经丧失了工作的能力,也没有任何才能,连独自住宾馆都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她感到“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快要饿死了”^{[7]242}。最终,彼得森医生将妻子抓回了家,而回到家后会发生什么、彼得森太太的结局如何欧茨并未告诉读者。

英国美学家斯马特指出:“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只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13]美学大师朱光潜也说:“对悲剧

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14]在杰西·希尔达和彼得森太太为争取自由、突破束缚而进行的内心较量 and 行动反抗之中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生命力和人格价值。即使她们最终都未能冲破权力的罗网,但在他们的斗争中读者可以看到一种鼓舞人心的精神,这种“不是叫人逆来顺受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抓住不放斗争到底的精神”,正是美国当代批评家克莱格所言的“悲剧精神”^{[15]21}。

注释:

- ① <http://crossingtheborder.wordpress.com/2011/03/02/obama-awards-national-humanities-medal-to-joyce-carol-oates/>
- ② 又译为“全景敞视监狱”。

[参考文献]

- [1] Updike, John. What You Deserve is What You Get[J]. New Yorker, 1987, December 28: 119.
- [2] Johnson, Greg. Understanding Joyce Carol Oates[M].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87: 117.
- [3] Clemons, Walter. Joyce Carol Oates: Love and Violence [J]. Newsweek, 1972: 72-77.
- [4] Waller, G. F. Dreaming America: Obsession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Fiction of Joyce Carol Oate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79.

- [5]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264.
- [6] [法]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3.
- [7] [美]欧茨. 奇境[M]. 宋兆霖等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0.
- [8] 王岳川. 福柯: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J]. 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8(6).
- [9] [法]福柯.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 严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10] Scheler, Max. On the Tragic[M] // Corrigan, Robert W. Tragedy: Vision and Form. California: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3-18.
- [11] 刘北成. 福柯思想肖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99.
- [12] [澳]丹纳赫,[澳]斯奇拉托,[澳]韦伯. 理解福柯[M]. 刘瑾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146-147.
- [13] 邱紫华. 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 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6.
- [14]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206.
- [15] Krieger, Murray. Tragedy and Tragic Vision[M] // Corrigan, Robert W. Tragedy: Vision and Form. California: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19-33.

Power, Resistance and Tragedy

——Wonder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micro-power theory

WANG Jing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Joyce Carol Oates, a renowned American contemporary novelist, draws a picture of sufferings, which derive exactly from the power operation. This thesis aims at analyzing the control of power over the individual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obedience and resistance of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overwhelming passion and vigor shown in the resisting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micro-power theory. In doing so,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is determined to uncover the existence predicament of modern people in American society nowadays and to explore Oates's hope for the future and her optimistic views on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power; resistance; tragedy; Wonderland